

本书讲述了一位红妓名伶沉浮梨园的风雨传奇

庚子

梨园恨
(下)

■ 苏立群 / 著

新世纪

丛书

新世纪长篇小说丛书

庚子梨园恨

(下)

苏立群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二十一章

八月十四那天总算顺顺当当过去了，三潭月一早醒来觉得精神特别地好。昨天的堂会来了几百号人，都是上海各界的名流；因是自打三先、骧扬班一来到上海，娱乐界、报界就做足了宣传，适逢又有着两个上海实力最强的洋行争夺投标的复杂背景，所以这个堂会搅得这黄浦江两岸的商贾钱号、市井弄堂兴奋了好一阵子。昨天晚上总共才发出了两百张请柬，可是早在中午就有几百个戏迷和看热闹的人候在郭公馆的大门口，期望能等到一张临时松手的票。因为人数众多，公馆不得不请来了一些印度警察守在门口维持秩序。

堂会本是晚上六点半开始，五点半就放人进了。来的人大多是乘着马车有身份的人，光是为了存放马车，郭公馆还专从对面的圣公学院租借了一个操场。上海人到底比北京人时髦得多，来者除了少数是长袍马褂以外，大部分都穿着由上海裁缝师傅制做的合身西服，女士们更是服饰考究、优雅大方。

由于郭兴怀夫妇的人缘极好，又是上海滩的生意家庭背景，所以，这个堂会就像是把整个上海的上流社会给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了：面孔多是熟悉的，根底多是了解的，言词多是老一套，就连登上四楼后谁该坐在什么位置都不用人指

点，大伙儿各自依照名分、名气、地位、财富，有条不紊的入场。

三潭月心中痛快的是昨天他的嗓音出奇地清亮，这是他两年来不多有的。人都说“人到五十中气衰”。在三潭月整五十那年，这话对他特别地灵：冬天还不明显，可夏天一入伏就觉出来了。伏天唱戏，同是一出《玉堂春》，遇到苏三那一大段跪在堂上的唱，要是搁在冷天就没事，可进了伏天，他就觉着小肚子丹田那块儿顶不上劲。气一不足，音必飘，再好的唱功也遮不住。怪就怪在昨天，他不但不觉着气短，反而在后腰那儿像是有根棍儿在撑着，底气盘着腰似地粗，无论他亮多大嗓子，甩多长的腔，丹田那儿犹有余刃。昨天有了这么条嗓子，他的《祭塔》把台下闹得如醉如痴，下边的人恨不得要跟他一块儿唱那句“要相逢除非是梦里团圆”。

《祭塔》一下来，着了魔的观众说什么也不答应戏就这么完了，非让他返场不可，这也就是在上海，要在北京是绝没有这个规矩的。可他要是返了场，下边尚和春的戏就得往后拖，不返吧，下头的彩声不饶他。正在这时，郭兴怀跑了过来道：“三大爷，别怪上海的戏迷不懂规矩，您就看在我的面子上，从最后那段二黄返起吧！”说完就要作揖。

杨小天拦住了道：“返场就返场，入乡随俗嘛！哪能让寿星佬鞠躬折寿哇！”

三潭月见郭兴怀如此诚挚，只好再登台，从那段“二黄慢板”唱起……

他的《霸王别姬》自然更是不俗，这出霸王与虞姬生离死别的戏，他已经演过不下百场，而且戚云峰又是他的老搭

档，所以两个人唱起来是得心应手、丝丝入扣。三潭月自己觉得他就是闭着眼照样能把这出戏一分不差地演下来。昨天真是该有的都有了：好鼓佬、好琴师、拈轻就熟，羽化而登仙，不费力一出戏就唱完了，连他自己都晕在了里头，末了是戏迷观众的呼好叫绝声把他从戏里唤醒的。胡琴哑了，锣鼓撤了，连大幕也落下了，他这才悟到戏是唱完了，自己所经的竟如一场“游仙”的梦，嗓子还甜滋滋的，身上的每个关节仿佛是滴进了油一般润滑……这种唱戏的意境在三潭月已是不多有了，就如同打太极，有时似乎都是神助之力，刚烈于内而柔韧于表；静则如处子，动则如猛兽；唱则撑篙破筏，腔字交融；收则豹头蛇尾，余音绕梁，令人回肠。

他演的虞姬最后为拔项羽的剑自刎，弄得台上戏迷大为动容，先静场有十几秒钟，突然地裂山崩似地喝彩叫好，竟是返了三次台才收住。一出敲锣打鼓的京剧居然骗去了那么多先生太太和小姐的泪水，实为上海几十年所罕见。

最感慨的还要算是郭兴怀了。堂会唱完了，他把平时他的一圈挚友同仁留下来吃宵夜，动筷子之前他站起来道：“各位贵宾好友，请看在鄙人过六十岁生日的面子上别计较我不懂事，今儿我得犯点儿我个人的小脾气，领着大伙儿跟我一道儿拜我的先师程余先。”说着立马就趴在地上，朝着礼堂里挂着的程余先扮的《思凡》的尼姑相片磕了一个头。大伙儿赶紧低头肃穆，算是跟着郭兴怀一起对先人有礼了；也有几个诚实的，叠扑在地上给程余先行了大礼。

接着，郭兴怀又把三潭月拉到程余先像前道：“今日之戏，乃先师再世！我郭兴怀自先师作古后，头一回听这么好的戏！先师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然后把身一转，对着

三潭月就要行礼。

三潭月挡住他道：“不敢当，不敢当，折死我了！按辈分，我得叫你师兄才对，千万别这样！”

郭兴怀道：“你既然不受我一拜，那就得受我一求：您千万把您这绝活儿好好传授给您的徒弟，别让先师的活儿到了您这儿就成了‘绝唱’。”

三潭月道：“师兄请放心，我三潭月教徒授艺是‘饿死师傅’的教法。”

听得这话郭兴怀更感动了，道：“当年先师就是这样的！”然后走到方玉堂跟前道：“方先生，您真是天下最有福气的人。你的戏我出出都看了，好虽是好极，又活脱了你师傅，只是火候还欠点儿。打个比方，你师傅的作派、唱法恰如佳泉老窖的陈年酿酒，纯、温、沉、润，醉神不醉身；你的唱、念、做、打都是上乘，但那是新酒，只能醉人一时，功力不如你师傅深，不知兄弟听出我的一番曲意没有？”

方玉堂道：“师伯说得极是，我一直寻思着哪天登门求您点悟呢！”

郭兴怀道：“只要你来，门随时敞着。”郭兴怀又转向尚和春，在他看来，尚和春似乎像他的师傅陆雨霖走出了程余先的路子一样，他也走出了陆雨霖的路子。从尚和春与顾凤岚的《貂蝉》里，郭兴怀听的出根子还是在程师那儿，可行腔走字已多有不同。郭兴怀是个出了名的程腔卫道士，但他听了尚和春的唱即使多处已不是纯粹的程韵，可他却不敢说他唱的不是程腔，他觉得他得再琢磨琢磨，不能贸然褒贬这位新猷。所以他走到尚和春跟前，偏着脑袋掂量着词儿道：“尚先生的《貂蝉》要不是大行家不敢评判，程师的魂全给

你逮着了，可附的哪个体，我还吃不透；我看尚先生一表堂堂，将来必是成大气候的人，我郭兴怀拭目以待，说不定尚先生要统领菊界几十年也未可知。”

这句话夸得尚和春简直有点儿手足无措了。他是很不想当着三潭月、方玉堂这样被人夸耀的，所以急忙道：“师伯，您这是拿我们小辈取笑呢！我们做晚辈儿的，能照葫芦画瓢就算能的了。”

三潭月多年没看过尚和春的戏，他收他当徒弟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孩子能吃苦，学起戏来有股子不要命的劲头，而且悟性好。论这方面，他比方玉堂强。后来尚和春不辞而别，三潭月确实生了一阵气，生气归生气，他过去一直是跟陆雨霖唱着对台，也就没怎么介意尚和春，直到这次尚和春率着菊红班在上海跟他们对擂，他才认真起来，可还是始终没看过他的戏，不知道这些年他长了多大本事。这次堂会，三潭月一唱完《祭塔》就赶紧换上了虞姬的行头，来到台下一个专门留给戏提调的池子，坐在那儿看尚和春的戏。

一边看戏，他的神思一边就到了陆雨霖身上，要不是台下几次彩声和掌声，他几乎都不能把思路转回到台上去。台上不全是陆雨霖，可那功夫、那气派、那行腔走字、那特有的味儿又是陆雨霖。三潭月承认：他只是在陆雨霖死的那一天，心里才把这位同宗的师弟放在一个公正的位置，因为他知道他死了，再也不会复生了；对一个死去的人，大家常常都是很宽容与求实的。三潭月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也许也只有那一天，自己偷偷对自己说：“他的玩艺儿比我高明。”但“高明”又怎么样，他的死带走了他的一切，活在世上的三潭月才是最“高明”的。这会儿看了尚和春的《貂蝉》，三

潭月的心里像是被一瓢热醋淋了个个儿，觉着酸腾腾的，他知道陆雨霖回来了，而且这个会比那个老的更厉害。

所以当三潭月听了郭兴怀的那番话，心里自然不痛快。他瞥了警方玉堂，看上去他倒没有什么异样，这反倒使三潭月懊悔起来。其实他知道尚和春再也成不了他的对手了，他这是为徒弟执着气呢！他想他何必呢？真是自个儿多余找气生。

宵夜到了深夜才吃完，最后在郭兴怀的倡议下，全体艺员和郭氏夫妇合照了一张相，当然是郭兴怀、王瑞珏、三潭月、洪方涛、戚云峰、隆冬草居中，再旁边是上海的名伶们，杨小天、方玉堂、尚和春位于两边。这张相片第二天一早就见了报，同时更大的一个套红标题登在这张照片的旁边：“今晚郭总监亲登氍毹，《三女》、《白蛇》一锅全炖”，这里的“锅”是谐郭兴怀的“郭”的音，意思是他两出都唱。下面是四个大字：“见谅告罄！”

在郭兴怀亲自串戏这天，三潭月照例清晨起床，先出外遛遛，喊喊嗓子，然后走回旅馆吃太太从外边买回来的油条、豆浆。没想到一回旅馆正碰见冯嘉禾坐着马车来看他。三潭月很难适应这个精明过份的上海大亨，他一见冯嘉禾那总是表情不多的脸就别扭，但又不敢得罪他，所以每次他见冯嘉禾都是敷衍应酬。

“大喜大喜！今天您是招婿进门的日子，我带来一点儿薄礼，请您收下。”冯嘉禾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封信。

“里面请，里面请！”三潭月先招呼着冯嘉禾进屋。

屋里本来大家都在等三潭月回来吃早点，一见冯嘉禾来了，就赶快站起让坐。

冯嘉禾把红信封交给三潭月，并道：“一点小意思给这对新婚夫妻的，要是愿意，现在就可以打开看看。”

三潭月吩咐玉莲和方玉堂道：“冯先生的美意，你们还不快谢了！”

方玉堂和玉莲向冯嘉禾行了大礼。三潭月道：“就照冯先生说的把信封打开看吧！冯先生，一块儿跟我们用早饭吧？”

冯嘉禾道：“不了，谢谢，饭留着今天晚上再吃吧！晚上胡老板请的都是上海的精英，您一家这几天可算是把这小小的上海震了个个儿呀！”

那边玉莲拆开了信封，从里面倒出的却是一把金光闪闪的钥匙。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便道：“冯先生，这是……”

冯嘉禾笑道：“一点诚意，你看，钥匙下面有一张小纸片，你念念看。”

玉莲这才注意到那一张纸卡片，她念道：“霞飞路，玉亭坊，十号公寓。”

三潭月一听吓了一跳，立刻站了起来，从玉莲手里拿过了钥匙，双手交还给冯嘉禾道：“冯先生，这礼太重了，我们实不能收！”

冯嘉禾道：“婚姻大事，再重都不算重，您要是不收，可真叫我难堪了。”

三潭月仍不肯收、使劲地把钥匙往冯嘉禾手里塞。冯嘉禾强他不过只好接过钥匙又把它放在方玉堂手里：“这栋房子我已经让石匠在大门口刻上了‘方寓’，两个金字，方先生总不会薄我面子吧？”

三潭月仍是执意不肯，又要从方玉堂手里把钥匙退回

去，冯嘉禾道：“三大爷，这就是您的不是了，这房子是我送给玉莲、方玉堂的，您却一定不收，这要是认真起来，名分上说不通呀！”

这么一说，三潭月只好作罢，方玉堂也看出要是再推，准得把事弄僵了，就道：“冯先生，您的礼真的太重了，这叫我和玉莲将来怎么还您的情啊！”

冯嘉禾道：“还情谈不上，既然送，我就没想着叫你还。好了，我得去开会了，晚上再参加你们这新式婚礼。”说完就夺步出门，像是怕三潭月再追出去似的。

冯嘉禾一走，三潭月就道：“这下倒麻烦了，这事要是传出去，人家指不定怎么说呢！”

方玉堂道：“可您瞧冯先生那股劲儿，要是咱们今天不收，他真的下不来台。师傅，咱们能不能想个两全之策？比方说这房子算是咱们跟他借钱买下来的，等以后有钱再慢慢还给他。”

玉莲道：“这倒是个办法。”

程黛雯道：“边吃边商量吧！我看冯先生心挺诚，就怕他不一定会同意。”

三潭月坐下，把油条扯成一段一段的泡在豆浆里道：“现在先不谈这事了，等今天过了，把这场郭先生的义务戏和今儿的婚事办完了，我再跟他慢慢谈。反正这么重的礼收不得，玉堂，你说呢？”

方玉堂道：“是，师傅说得有理，”又转过脸对师母道：“师母，我们一会儿去霞飞路买一个镯子，是前两天玉莲看上的，说好了今天九点去取。完了事，我们就不回来了。师傅，您一会儿和师母一块儿去丹桂茶园吧！我们从那边直接

过去了。”

三潭月道：“行，我们十一点准到那儿。”

方玉堂和玉莲从霞飞路一家金店买回了镯子，看时间还充裕，就拉着玉莲朝西边逛过去。又走了没有五、六分钟，就看见街道两旁的房子整齐起来，一栋是一栋的。方玉堂听人说过这儿属于上海最好的住宅区，除了最西头一带是外国式的花园洋房，这几条街是最考究的了。再往前走一点儿，方玉堂就看见了这条路上的“玉亭坊”，拐进去以后，见两旁的建筑都是极洁净的白粉墙皮的楼，一式三层，中间有楼梯相连，每层都有阳台，阳台边漆成灰色的雕花铁栏杆很是雅致。房屋的窗子都是好木头做的，而且每个窗下都有砖嵌的纹饰。在方玉堂看来，最有趣的是门，因为家家户户的门楼都有琉璃瓦做顶，门右边有一块划一的、书本大的大理石镶在上面，上头刻着主人的姓氏。门左悬着一个小铜钟，那是为来访者用的。

方玉堂和玉莲到玉亭坊的时候正是上午，街道清清爽爽没什么人，偶尔碰见一两个出门人，也都是穿着讲究、彬彬有礼。倒是有三几个褙姆模样的人，右肘拎着竹篮，篮中放着刚买回的鲜鱼肉、豆腐蔬菜，靠在墙角用浓重的江北口音聊天儿。

方玉堂很快就看见了玉亭坊十号。“我们进去看看吧！？”他问玉莲道。

“你带钥匙了？”玉莲也很想进去瞧瞧。

方玉堂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金光闪闪的钥匙，此时他真的看见了他的“方”姓端端正正地刻在块白色大理石

的门牌上。他冲玉莲笑道：“到家了！”

玉莲半玩笑半得意地道：“美得你！”

“你记得我们看的一个新电影吗？新婚夫妇……”

玉莲掴了方玉堂一个巴掌笑道：“甭说了，我才不让你抱进去呢！再说，我们还没办事呢！说吹，现在还能吹。”

“好哇！我这还没娶过门儿呢——不，还没抱进门儿呢，你就要跟我吹！”

玉莲赶紧用食指和中指封住了方玉堂的嘴道：“就不许你说这个‘吹’字，我可以说不行！”

方玉堂正想争辩，忽见玉莲的眼角有泪围着，就哑着了。

玉莲眨着眼睛想把泪化进去，可她做不到，一对儿泪珠倒滚落了下来，她撇了撇小嘴道：“玉堂，真的，别跟我吹，啊，别！我会死的……”

这回该方玉堂捂玉莲的嘴了，“你胡说什么呀！你要是再胡说，我就跟你吹。”说着方玉堂紧紧地握住了玉莲的手道：“不许胡说了啊！”

玉莲破涕为笑，也不顾街上是不是有人，飞快地亲了方玉堂的脸一下。

等两个人进到房子里，才发现这里有多宽敞。原来这房子的一楼有两个厅，一大一小，大的朝阳，有一面墙整个装的是落地门窗，还有一套米色的天鹅绒沙发。小厅是做饭厅用的，一个褐色的椭圆形的饭桌放在中央。一个厨房紧挨着饭厅，里面厨具炊伙应有尽有。靠门厅有一个瓷桶式的厕所，旁边还有白瓷的洗脸盆。

方玉堂开玩笑道：“要是咱们真住进来，我先就得把这

个家伙——”他向玉莲指了指那个敦实的瓷桶，“我可受不了这个。”

再往楼上走，他们看见扶梯是菲律宾木做的，漆着透明的漆，露出美丽的原本的木纹。二楼是两间睡房，也是一大一小，里面是席梦思的软床。也有一个同样的厕所。三楼是一间书房和另一间睡房。每层楼都有阳台，阳台栏杆上的灰油漆的味还没挥发完呢！

看着这么大又这么考究的房子，方玉堂和玉莲都愣住了，这种房子别说他们没住过，在北京他们连见都没见过。

玉莲吸足了一口气，又一下吐出来道：“这房子要真的是咱们的就好了！”

方玉堂点点头，想了想道：“我看冯先生绝不会送了咱们再收回去，真的，要能在这样的房子里跟你过新婚第一夜那敢情好！”

玉莲笑了，又说了一次：“美得你！”

方玉堂叹了口气道：“其实——玉莲，你知道这回咱们三先班和杨大爷的骁龙班给冯先生的生意帮了多大忙吗？我听说只要今晚的义务戏一唱下来，冯先生的江沪洋行就准能中标，中了标就是说把商部的上亿成兆的营造一个轮船厂的合同拿到了手。相比起来，这样一栋房子在那一大堆钱里，连个芝麻都比不上。”

玉莲道：“你说的那些我也听不懂，不过我爹那人你还不知道，他把仁义、面子瞧得比什么都重。他最怕的是梨园同仁在背后嚼他的舌头。”

方玉堂道：“咳，师傅在这件事上想得不够明白，你想啊！谁不知道名角是人捧出来的，没人捧，再大的本事也成

不了名。师傅出师没一两年，冯老板就花钱捧他了，一直捧到师傅成大名。而且现在不又捧上了？在北京谁不知道冯嘉禾是三先班的后台老板哪！虽然师傅并不喜欢冯先生，可人家外边可不这么看，这关系想摘也摘不清。我说师傅没想明白的是唱戏的再清高也清高不出钱来，要是为了清高就得罪了出钱的老板，戏就唱不成，你的清高也就没人知道了。既然师傅已经被冯老板捧了那么多年，这次师傅又给他帮了那么大的忙，接受了这房子也不为过。”

玉莲笑道：“呵，看你喜欢这房子喜欢得说出那么一大堆理由来。”

“你就不喜欢？”方玉堂反问道。

“我也喜欢，可就是怕拗不过爹去。”

“你听这街名儿，叫‘玉亭坊’，分明是押着你我的‘玉’字，那‘坊’和我的姓‘方’也只差半个字和平仄的区分，这不是命中注定吗？”

“瞧你说的。行，我回去再劝劝我爹，兴许他能听进去。”

“那可太好了！”方玉堂道。

三潭月十点一刻离开德兴旅馆，照例和太太一起到天仙茶园不远的一家上海小面馆坐下，吃一碗清淡的阳春面，然后才去扮装。

这天的天气不那么热，走在街上还能感觉到有阵阵凉风吹过来，三潭月和程黛雯一前一后地走着，有时与路上认出他的人点头打招呼。

进了那家面馆，老板一见是他来了，就二话没说对着厨

房喊：“一碗阳春面，少放盐，多来点葱花！”

不一会儿，面就上来了，小白瓷碗里，大勺小底儿，里面盛着清清淡淡茶色的汤，汤面上漂着星星点点翠绿的葱花。一层压碗底儿的利利索索的面条儿从汤里头出来，叫人觉得那么干净可口。

三潭月八年前头一次来上海的时候，就喜欢吃这口面，又鲜又筋斗又爽口。离开上海他别的不想，唯独这面条儿他想。回北京后叫家里人做了几次，谁也做不出那味儿来。所以这回戏班一到上海，三潭月就转了好几天，结果找到了这家他最满意的面馆儿，因此，每天下午开戏以前，他必前来吃上一碗，然后再喝上一杯茉莉花茶，这才遛遛达达去戏园。今天也是一样，他舒舒服服吃完这碗面，然后又喝了两道茶，才跟太太慢慢走到丹桂茶园去。

到了丹桂整十一点，他们见大门口已经叫人挤得水泄不通，就绕到了后门。开门的是戏提调张栋川，见是他们便道：“三大爷，您瞧见大门口那阵势没有？过去人说上海、天津的人跟咱们北京人不一样，他们看戏不论时候，起初我还不信，今儿我可信了，有的人从早上六点就来了，可这戏十二点才开锣呢！”

三潭月道：“这还不是好事？要咱在北京砸了，就上这儿唱来。”

张栋川笑了：“您甭逗了，上海人全是势利眼，要是在北京砸了，在这儿连西北风都喝不上！”

进了后台，三潭月先看见了郭兴怀，他正一本正经地坐在那儿，周围有三、四个临时雇来的人给他装扮，见三潭月来了要起来打招呼，三潭月赶紧朝他摆手，意思是“正装扮

着呢！甬客气。”

郭兴怀会意地笑了笑，腾出两条胖胳膊来，朝三潭月作了个揖，算是有礼了，三潭月也回了个礼。

为了这出大轴《白蛇传》，三潭月和郭兴怀已经对过几次戏了。三潭月也承认，除了他那块头看着吓人以外，闭着眼睛听，谁也不敢否认他是程派。所以几天下来，他们的戏对得挺顺，连一向总挑鼻子挑眼的鼓佬官德宝最后也说了句公平话：“郭老板的活儿是真货。”

三潭月坐着背了会儿戏，忽然觉着口渴，就睁开眼想找他平时喝茶的小茶壶。程黛雯看见，知道他要喝水，就把手边不凉不热的茶壶递过去。三潭月接过茶壶把一小口水送入口中，然后轻轻用气鼓着腮帮子嗽嗽口，再将水缓缓地吞下去。一股清凉的茶水顺下去后，他顿时觉得舒坦多了，接着又喝了两口，然后继续背戏。

一会儿，张栋川把当日的戏牌子挂了出来，照理说不用挂戏牌在后头，因为大伙都知道演什么，不过这戏牌是挂给催场人的，看着牌子催场谁也没话说。那天的戏码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了：因为像这次集全国皮黄京剧精华好角于一台，确实是前不见古人，又因为有郭兴怀票戏，他还是唱主角，由大红大紫的霸主青旦三潭月给他“跨刀”演配角，洪方涛反串小生，这样的搭配从来没有过。不仅如此，郭兴怀在前面还和方玉堂、尚和春合演《三女抢板》，两出都是叫绝的程余先程派戏。

那天戏牌如下：开场是洪方奎的《铡美案》。第二出是灵芝草的《夜店》。第三出是姜耀先、尚和春的《探窑》。第四出是顾凤岚的《白门楼》。第五出是戚云峰、隆冬草的

《贪欢报》。然后是郭兴怀、方玉堂、尚和春的《三女抢板》。压轴是杨小天的《水帘洞》。大轴是三潭月、洪方涛、郭兴怀的《白蛇传》中《释疑》一折。

常住北京的人知道，唱戏的人有唱戏的规矩，谁要是想当个戏迷就必须懂得这些规矩，要是不懂就是外行，就会让人笑话。就拿戏迷串后台做比方：在北京，戏迷都懂得什么时候可以串串后台，跟你在戏班认识的朋友或是你所崇拜的名角儿点个头、打个照面，而什么时候就不可以去。在北京每唱一台戏，每个名角总归有一些亲戚好友、三叔四舅。这些人来看戏不免要到后台探个头，当角儿的也愿意一边扮着装一边跟他们的熟人亲友点个头、搭上一两句，就此联络一下感情。一般来说，在戏界的时间越长、名声越大，这些关系就越多，也亏得唱戏人的脑子好使，能把成百上千的名字一古脑地都装进记忆里去。可是如果这千把口人都想着进后台打照面，后台就甭备戏了。往往这个情况在北京就有两三位与角儿真正熟稔的人，站在后台门口挡驾。除非是知道和角儿关系十分密切的放进去以外，其余的一律道声：“对不起，今儿角儿嗓子不舒服，明儿再来。”要是他们挡不住，那就是戏提调的事了。有些人确实是角儿的好友、忘年，要是他们进去了，戏提调就得上前，装着催场，明里暗里让他们别多聊，赶快走。

这天正赶上三潭月在背戏，呼啦一下，门口没挡住，进来了三、四个三潭月第一次来上海认识的朋友，这几个人一进来，又是称兄道弟又是打拱作揖。

三潭月见是他们，知道不聊几句是过不去的，就边扮着装边跟他们咸一句淡一句地扯起来。谁知三潭月没说几句，